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# 长短经(四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72)



v. 4

广州出版社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长 短 经

(四)

(72)

8170771  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##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(全套 98 本)868.80 元

去而复来，汉必再受命，如有顺天发策者，必成大功。”以此说丹，丹并不用其言也。衍乃亡命河东。议曰：昔蒯通说韩信，阎忠说皇甫嵩，冯衍说廉丹，此三人皆不从，甘就危亡，何也？对曰：“范晔曰：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，生厚故安存之虑深，登高不惧者，胥靡之人也，坐不垂堂者，千金之子也。由此观之，夫入情乐则思安，苦则图变，必然之势也。今三子或南面称孤，或位极将相，但图自安之术，无虑非常之功，不知势疑则衅生，力侔则乱起，势已疑矣。弗能辞势以去嫌，力已侔矣，弗能损力以招福，迟回犹豫。至于危亡，其祸在于矜全，反贻其败者也。语曰：心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数公可谓幸生也。”来歙说隗嚣遣子入侍，嚣将王元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，不愿专心内事。遂说嚣曰：“昔更始西都，四方响应，天下喁喁，谓之太平。一旦坏败，大王几无所措。今南有子阳，北有文伯，江湖海岱，王公十数，而欲率儒生之说，弃万乘之基，羁旅危国，以求万全，此循覆车之轨，计之不可者也。今天水完富，士马最强，北取西河上郡，东收三辅之地，案秦旧迹，表里山河，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，此万代一时也。若计不及此，宜蓄糗粮，养士马，据隘自守，旷日持久，以待四方之变，图王不成，其弊犹足以霸。要之，鱼不可脱于泉，神龙失势，即还与蚯蚓同。”嚣然元计，虽已

遣子入质，犹负于险阨，欲专制方面，遂背汉。贾复曰：图尧舜之事，而不能至者，汤武是也。图汤武之事，而不能至者，桓文是也。图桓文之事，而不能至者，六国是也。定六国之规而欲安守之，而不能至者，亡六国是也。魏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，不利。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，使太祖家居邺，太祖将许之。程昱见曰：“窃闻将军欲遣家居邺，与袁绍连和，诚有之乎？”太祖曰：“然。”昱曰：“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，不然，何虑之不深也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，有并天下之心，而智不能济也，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？将军以龙虎之威，可为韩彭之事耶？昱愚不识大旨，以为将军之志，不如田横。田横、齐一壮士耳，犹羞为高祖之臣。今将军欲遣家住邺，将北面而事袁绍，夫以将军之聪明神武，而反不羞为袁绍之下？窃为将军耻之。今兖州虽残，尚有三城，能战之士，不下万人，若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，霸王之业可成也。愿将军更虑之。”太祖乃止。议曰：陈寿称先主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也。机权干略，不逮魏武，然折而不挠，终不为下者，抑揆彼之量，必不容己，非唯竞利。且以避害，语曰：一栖不两雄，一泉无二蛟。由此观之，若位同权均，必不容己，有自来矣。曹公欲遣家居邺，与袁绍连和，惑之甚也。袁绍

为盟主，有骄色，陈留太守张邈正义责之。绍令曹操杀邈，操不听。邈心不自安，及操东击陶谦，令其将陈宫屯东郡，宫因说邈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雄杰并起。君拥十万之众，当四战之地，抚剑顾盼，亦足以为人豪，而反受制于人，不亦鄙乎？今州军东征，其处空虚。吕布壮士，善战无前，若迎之共据兖州，观天下之形势，俟时事之变通，此亦纵横之一时也。”邈从之而反曹公。议曰：曹公与邈甚相善，然邈包藏祸心者，迫于事也。故每览古今，所由改趋，因缘侵辱。或起瑕衅，若韩信伤心于失楚，彭宠积望于无异，卢绾嫌畏于已郅，英布忧迫于情漏，此事之缘也。此观之，夫叛臣逆子，未必皆不忠也。或心忿意危，或威名振主，因成大业，自古然之矣。钟会邓艾既破蜀，蜀主降。会构艾，艾槛车征。会阴怀异图，厚待蜀将姜维等。维见而知其心，谓可构成扰乱，徐图克复也。乃诡说之曰：“闻君自淮南以来，算无遗策，晋道克昌，皆君为之。今复定蜀，威德震世，民高其功，而主畏其谋，欲以此安归乎？夫韩信不肯汉于扰攘，而见疑于既平。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，卒伏剑而亡死，岂暗主愚臣哉？利害使之然也。今君大功既立，大德已著，何不法陶朱泛舟绝迹，全功保身，登峨眉之岭，而从赤松游乎？”会曰：“君言远，我不能行。且为今之道，或未尽于此也。”维曰：“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，

无烦于老夫矣。由是情好欢甚，会自称益州牧以叛，欲授维兵五万人，使为前驱。魏将士愤发，杀会及姜维。张华外镇，当征为尚书，冯恂疾之，侍帝从容论魏晋故事，因曰：“臣尝谓钟会之反，颇由太祖。”帝勃然曰：“何言耶？”恂曰：“臣以为夫善御者，必识六辔盈缩之势。善治者，必审官方控带之宜。是故汉高八王，以宠过夷灭，光武诸将，以抑损克终，非上有仁暴之异，下有愚智之殊，盖抑扬与夺使之然与。钟会才见有限，而太祖将诱太过，嘉其谋猷，盛其名位，授以重势，故会自谓算无遗策，功在不赏，辘张利害，遂构凶逆耳，向太祖录其小能，节以大礼，抑之以权势，纳之以轨度，则逆心无由而生，乱事无阶而成也。”世祖曰：“然。”恂稽首曰：“陛下既然愚臣之言，思坚冰之道，无令如会之徒，复致覆败。世祖曰：“当今岂有如会者乎？”恂曰：“陛下谋谟之臣，总戎马之任者，皆在陛下圣思耳。”世祖默然，俄而征华免官也。亚怀帝时，辽东及守庞本私憾东夷校尉李臻，鲜卑索连木津等为臻兴议，实因而为乱，遂攻陷诸将，大单于慕容廆之长子翰言于廆曰：“臣闻求诸侯莫如勤王。自古有为之君，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。今连津跋扈，王师覆败，苍生屠膻，岂甚此乎？竖子外以庞本为名，内实幸而为寇。辽东倾没，乘便二周，中原兵乱，州师屡败，勤王杖义，今其时也。单于宜明九

伐之威，救倒包之命，数连津之罪，合义兵以诛之。上则兴复辽邦，下则并吞二部，忠议彰于本朝，私利归于我国，此则吾鸿渐之始也，终可以得志于诸侯。” 嵬善之，遂戒严讨连津，斩之，立辽东郡。议曰：古人称始祸者死，谓首乱先唱，彼奸雄不逞之辈，外托义兵，以除逆节，内包凶悖，因兹而起，皆勤王助顺，用时取权，嵬之谓矣。后秦秦王苻生杀害忠良，秦人度于一时，如过百日，权翼乃说东海王坚曰：“今主上昏虐，天下离心，有德者昌，无德受殃，天之道也。一旦有风尘之变，非君王而谁？神器业重，不可令他人取之。愿君王行汤武之事，以从民心。” 坚然之，引为谋主。遂废生立坚为秦王。议曰：《传》云：圣达节，次守节不失节。仲虺称惟天生人有欲，无主乃乱。唯天生聪明，时兹，有夏昏德，人坠涂炭，惟王弗迹声色，弗殖货利，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，殖有礼，覆昏暴，钦崇天道，永保天命。许芝曰：“春秋传云：周公何以不之鲁？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受命而王。” 京房作《易传》曰：“王者主之，恶者去之，弱者夺之，易姓改代。天命无常，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，由此观之，苻坚自立而废生，此圣人达节，以天下为度者也。宋孔熙先者，广州刺史默之子也。有奸才，善占星气。言江州分野出天子，上当见弑于骨肉。及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幽于安城郡，熙先



谓为某人也，遂说王詹事范晔曰：“先君昔去广州，朝谤纷纭，藉大将军深相救解，得免艰危，曩受遗命，以死报德。今主上昏僻，殆天所弃，大将军英断聪敏，人神相属，失职南垂，天下愤怒。今人情骚动，星文舛错。时至则不可拒。此之谓乎？若顺天人之心，收慕义之士，内连庞臧，外结英豪，潜图构于表里，疾雷奋于肘腋，然后诛除异义，崇奉圣明，因人之望，以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？小人维以七尺之躯，三寸之舌，立功立事，而归诸君子，大人谓为何如？”晔甚愕然，熙先重曰：“昔毛琢竭节，不容于魏武。张温毕议，见逐于孙权。彼二人者，国之信臣，时之后兹，岂疵瑕暴露，言行玷缺，然后至于祸哉？皆以廉直劲正，困于邪枉，高行妙节，不得久容。丈人之于本朝，不深于二主，人间雅誉，有过于两臣。谗夫侧目，为日久矣，此肩竞逐，庸可遂乎？近者殷铁一言，而刘班碎首，彭城斥逐，徐童见疑。彼岂父母之仇，为代之怨，寻戈拔棘，自幼而然？所争不过荣名势利，先后之间耳。及其末也，唯恐陷之不深，发之不早，戮及百口，犹曰：“不厌。是岂书籍远事，可为寒心悼慄者也？今建大勋，奉贤哲，图难于易，以安易危，比之泰山，而去累卵，何苦不就？且崇树圣明，至德也，身享卿相，大业也。授命幽居，鸿名也，比迹伊周，美号也。若夫至德大业，鸿名美号三王王霸，

所以覆军杀将而争之也。一朝包括，不亦可乎？又有迹于此者，愚则未敢道。”晔曰：“何谓？”熙先曰：“丈人奕叶清华，而不得连姻帝室。国家作禽兽相处，丈人曾未耻之。晔门无内行，故熙先以此为激。”晔默然，自是情好，遂密阴谋构矣，熙先专为谋主，事露皆伏诛。裴子野曰：“夫有逸群之才，必思冲天之据。盖俗之量则暗，常均之下，其能导之以道，将之以识，作而不失于义，行而无犯于礼，殆难为乎？若晔等忸志而贪权，矜才以徇逆，天方无衅，以欲干时，及罪暴刑行，父子相哭，累叶风素，一朝而殒，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，心逆而险，此之谓乎？”周大将军郭劳奉使诣隋高祖，高祖杨坚，时为定州，高祖谓荣曰：“吾雅尚山水，不好纓绂，过藉时来，遂叨名位，愿以侯归第，以保余年，何如？”荣对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人怀危惧。天命不常，能者代有，明公德高西伯，望极国华，方据六合以慰黎庶，反效童儿女子，投坑落阱之言耶？”高祖大惊曰：“无妄言，族矣。”及高祖作相，笑谓荣曰：“前言果中。”后竟代周室。议曰：昔武王至殷将战，纣之卒甚盛。武王惧曰：“夫天下以纣为大，以周为细，以纣为众，以周为寡，以周为弱，以纣为强，以周为危，以纣为安，以周为诸侯，以纣为天子，以此五短，击彼五长，其可以济功成事乎？”太公曰：“王无恐且惧，所谓大者，尽得天下之

人。所谓众者，尽得天下之众。所谓强者，尽用天下之力。所谓安者，能得天下之欲。所谓天子者，天下相爱，如父如子，此之谓天子。今日之为天下除残去贼也，周虽细，曾残贼一人不当乎？”武王大喜曰：“何谓残贼？”太公曰：“收天下珠玉美女，金银彩帛，藏之不休，此谓残也。收暴虐之吏，杀无罪之人，非以法度，此谓贼也。由此言之，苟为残贼之行，虽大亡也，故知王者之势，不在众寡，有自来矣。”随高祖崩，葬于太陵。初疾也，玺书征汉王谅。谅时镇并州。谅闻高祖崩，流言杨素篡位，大惧以为诈也。发兵自守，阴谋为乱。南袭蒲州，取之。谅初友也，王颇说谅曰：“王之将吏家属，尽在关西。若用此等，即宜长驱深入，直据京师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。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，宜任东人。”谅不从其言，故败也。司马参军裴文安说谅曰：“兵以拙速，不闻巧迟。今梓宫尚在仁寿，比其征兵东进，动移旬朔，若骁勇万骑，卷甲宵行，直指长安。不盈十日，不逞之徒，擢授高位，付以心膂，共守京城，则以东府县，非彼之有，然后大王鼓行而西。声势一接，天下可指麾而走也。”谅不从，乃亲率大军。屯于并介之间，上闻之，大惧。召贺若弼议之，弼曰：“汉王先帝之子，陛下之弟，居连率之重，总方岳之任，声名震响，为天下所服，其举事毕矣。然而进取之策有三：长驱入关，直据京

师，西拒六军，东收山东，上策也。如是则天下未可量。顿大军于蒲州，使五千骑闭潼关，复齐旧境，据而都之，中策也。如是以力争。议曰：齐旧境，谓北齐时境土也，非今青州之齐也。若亲居太原，徒遣其将来，下策也，如是成擒耳。”上曰：“公试为朕筹之，计将何出？”弼曰：“萧摩河亡国之将，不可与图大事。裴文安少年虽贤，不被任用。余皆群小，顾恋妻孥，苟求自安，不能远涉，必遣军来攻蒲州，亲居太原，为之窟穴。臣以为必出下策。”果如弼所筹，乃以杨素为将，破之。议曰：初汉王阴谋为乱，声言讨素，司马皇甫诞谏曰：“大随据有天下二十余载，兆庶兹安，难以摇动，一矣。万姓厌乱，人思安乐，虽舜禹更生，其望未从，二矣。太子聪明神武，名应图讫，素曾不得捧毂，庸敢生心，三矣。方今诸侯王列守州郡，表里相制，势不可举，四矣。以兹四固，镇临天下，得兴祸乱，未之前闻也。”汉王不从，故败。由此观之，天下无思乱之心，土崩之衅，虽有吴楚之众，犹不能成，而况于么麽乎？故先生蹈其德音，勤恤人隐者，盖为是也。隋炀帝亲御六军伐高丽，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反，李密说玄感曰：“天子远征辽左，地去幽州，悬隔千里，南有巨海之限，北有胡戎之患，中间一道，理极艰危。今公权兵出其不意，长驱入蒯，直扼其喉，前有高丽，退无归路，不过

旬月，赍粮必尽，举麾一召，其众自降，不战而克，计之上也。一本支令军驾在辽，未闻斯举，分万余人，电发捍临渝关，绝其归路，不经一月，仓廩必竭。东拒大敌，西迫我师，进无所依，退无所据，百万之众，可使为鱼，此不战而屈人者，上策也。关中四塞，天府之国，有卫文升，不足为意，今若率众西入长安，天子虽远，失其襟带，据险临之，故当必克，万全之策，计之中也。一本云：自上君临，天下胥怨，明公上将之子，恩被黎元，长驱入关，中策也。若随近逐便，先向东都，顿兵坚城之下，胜负都未可知，此计之下也。一本云：樊子盖不达大体，奸谋雄断，据全周之地，恃甲兵之强，召之则不来，攻之则不陷，顿兵牢城之下，外无同力之师，攻洛阳，下策也。玄感利洛阳宝货，曰：“公之下策，我之上策也。”遂围之，玄感失利，宵溃，王师追斩之。议曰：玄感之反也，太白入南斗。谚曰：太白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。由是天下持两端。故三略曰：“放言过之。”裴子野曰：“夫左道怪民，幻挟罔诞，足以动众，而未足以济功，今以谚观之，左道可以动众者信矣，故王者禁焉。李蜜乃亡归翟让。议曰：太公称利天下者取天下，安天下者有天下，爱天下者久天下，仁天下者化天下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庖人调和而不敢食，故可以为庖人矣。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，则不可为庖矣。霸王

之君亦然，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，故可以为霸王。若使霸王之君，诛暴而私之，则亦不可以为霸王矣。由是观之，夫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。今玄感利洛阳宝货，安得霸王之事哉？隋炀帝初猜忌唐高祖。知之，常怀危惧。唐公为太原留守，炀帝自辽东还都，唐公诣行在所，时遇患不瘳，未得时谒。唐公外甥王氏，充选后宫，炀帝问曰：“汝舅来何迟？”甥以实对，帝曰：“可得死否？”高祖知之，每怀危惧也。为太原留守，以讨击不利，恐为炀帝所遣，甚忧之。时太宗从在军中，知隋将亡，潜图义举，以安天下。乃进曰：“大人何忧之甚也。当今主上无道，百姓愁怨，城门之外，皆已为贼。独守小节，必旦暮死亡。若起义兵，实当人欲。且晋阳用武之地，足食足兵，大人居之，此乃天授。正可因机转祸以就功业。既天与不取，忧之何益？”高祖大惊，深拒之。太宗趋而出。明日复进说曰：“此乃万全之策，以救灭族之事。今王纲紊，盗贼遍天下。大人受命讨捕，其可尽乎？贼既不尽，自当获罪。且又世传李氏姓膺图箓。李金才位望隆贵，一朝族灭，大人既能平贼，即又功当不赏，以此求活，其可得乎？”高祖意少解曰：“我一夜思量汝言，大有道理。今日破家灭身，亦由汝；化家为国，亦由汝。”于是定计。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，乃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募兵。旬日之间，众

且一万。斩留守副王威高君雅，以其诡请高祖祈雨于晋祠，将为不利故也。用裴寂计，准伊尹放太甲，霍光废昌邑故事，尊炀帝为太上皇，立代王侑以安隋室。传檄诸郡，以彰议举。秋七月，以精甲三万西图关中。高祖杖白旗，誓众于太原之野，引师即路。遂亡隋族，造我区夏。晋阳令刘文静尝窃观太宗谓裴寂曰：“非常人也。大度类于汉高；神武同于魏帝。年虽少，乃天纵也。”后文静为李密亲戚，被禁。太宗阴有异志，入禁所看之。文静大喜，亦觉太宗有非常之意，因叹曰：“天下大乱，非有汤武、高光之才，不能定也。”太宗知其意，报曰：“卿安知无？但恐常人不能别耳。”文静起抃曰：“久知郎君乃潜龙也。今时事如正是腾跃之秋。素禀膺策之资，仍怀拨乱之道。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，文静知攀附之所。”太宗喜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文静对曰：“今李密长围洛邑，主上流播淮南，大贼连州郡，小盗阻山泽者，以千万数，但须真主驱驾取之。诚能应天顺人，举族大呼，则四海不足定也。今并州百姓避盗贼者，皆入此城。文静为令数年，知其豪杰，一朝啸集，立地可数万人。尊公所领之兵，复且数万。一言出口，谁敢不从？乘虚入关，号令天下，不盈半岁，帝业可成。”太宗笑曰：“卿言善合人意。”于是部署宾客，阴图起义。高祖乃命文静诈为炀帝敕，发太原，雁门、马邑、数郡人，二十已上，

三十已下，悉为兵以岁暮集涿郡。由是人情大扰，思乱者众。又令文静与裴寂诈作符敕，出宫监库物，以供留守资用。因募兵集众而起，改族帜以彰义举。又令文静连突厥。突厥始毕曰：“唐公举义欲何为也？”文静曰：“文皇帝废冢嫡，传位后主，因致斯祸乱。唐公国之懿戚，不忍坐观成败，欲废不当立者，愿与可汗兵马，同入京师。人众土地入唐公，财帛金宝入突厥。”始毕大悦，即遣兵随文静而至。兵威益盛矣。由此观之，是知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所以王者必通三统，明天命所受者博，非独一姓也。昔孔子论《诗》，至于殷士肤敏，灌将于京，喟然叹曰：“富贵无常。不如是，王公其何以诫慎？民萌其何以劝勉？”《易》曰：“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。”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故知惧而思诫，乃有国之福者矣。

### 时第二十一

夫事有趋同而势异者，非事诡也，时之变耳。何以明其然耶？昔秦末，陈涉起蕲。兵至陈，陈豪杰说涉曰：“将军被坚执锐，帅士卒以诛暴秦，复立楚社稷，功德宜为王。”陈涉问余、张耳两人。两人对曰：“将军瞋目张胆，出万死之顾一生之计，为天下除残贼。今始至陈而王之，



示天下以私，愿将军无王。急引兵而西，遣人立六国后，自为树党。如此，野无交兵，诛暴秦，据咸阳以令诸侯，则帝业成矣。今独王陈，恐天下解也。”及楚汉时，酈食其为汉谋挠楚权曰：“昔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；武王伐纣，封其后于宋。今秦失德弃义，侵伐诸侯社稷，灭六国之后，使无立锥之地。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，此其君臣百姓，必皆戴陛下德，莫不向风慕义，愿为臣妾。德义以行，陛下南面称霸，楚必敛衽而朝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”张良曰：“诚用客之谋。陛下事去矣！”汉王曰：“何哉？”良因发八难，其略曰：“昔者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者，度能制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？其不可一也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间，释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，褒贤者之间乎？其不可二世。发巨桥之粟，散鹿台之财，以赈贫民。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？其不可三也。殷事已毕，偃革为轩，倒载干戈，示天下不复用武。今陛下能偃武修文，不复用兵乎？其不可四也。放马华山之阳，示无所为。今陛下能放马不复用乎？其不可五也。休牛桃林之野，示天下不复输积。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六也。且夫天下游士，离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者，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复六国，立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、之后，余无复立者，天下游士，各归事其主，从亲戚，反